幾亭外書

幾亭外書卷二目錄

隨處學問

遠庖廚

佛家神誦無用

邪道誤國

亂世以釋教持世

超度追薦之謬

進香之愚

士不如僧

叢林害民

精靈或有或無

佞佛以其所厭

釋有中庸

釋教無益中國

誤認佛經寓言

佛只欲人懺悔

護法與寺之愚

爲天竺設清規

佛無利用厚生

成住壞空

慳儉　奢總出于不惜
識得成毀有數　福星
澹泊醇醲是盛　全身惟不仕
目前桃源　無事可爲之害
士反自賤于民　讀書爲修身
名教名義　烟霞是道非道
人要率真　率真乃冰月
巧猾爲自棄　慧有浮實
棒喝　學求去過

侯生烈而智　孔明不必言悟

莽操擬古人　司馬懿畏孔明

景純爲命誤　學陶有法

東坡譏梁昭明　著察在忠孝

武侯大著大察　朱文公最重忠義

東林自有定質　魏忠節有膽

信不信皆病　明暗淺深意象

心光直長　膽出于仁

華夷同天殊地　安親不可避嫌

不朽惟仁 多能不可學
堯舜伊 充惻隱之心
學道在濟人 王政惜物命
勸人爲善 庸德勝玄言
天人不二 微旺迹衰
各隨所見 太極主不測
無極無善 毫釐千里
常人有從容中道處
能舍爲量 賢人以下無横逆

內自省爲非禮設　審問
樂與敬近　憂勤惕厲
三才各有易　異端出于易
二氏反求諸巳　心曰正不曰虛
志是而教妥　實無無念時
轉語多反生病　無分別是意
是非無往不存　先覺有不覺之時
禪家作用近覇　因果輪迴
跳躍非自得　大人微明

幾亭外書卷二目錄終

幾亭外書卷二

隨處學問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仝閲

上聖遠色

上聖涉而不有日在聲色中心不動耶曰期寡慾卽不近色此謂上聖爾若日近婦女而一毫不動其心猶禪者索淨土於娼家也其法門似高於神聖其獘必爲下流日期寡慾卽決意遠

色易能爾何遽爲聖功曰是上聖一事也事事決絶如是何謂非聖

自慊獨以色踰

自慊不以利名爲踰以好色踰利或奉妻妾周窮之雖均動于欲猶有爲人時也名或歸所尊被所親雖善用以理猶有爲人時也爲人之心獨至好色而絶

聖賢論財色同異

孔子特重色關朱子置財色上果異耶曰世間

遠理害人之事因于財者最多此是人人相往來息息有交關處只看目前相與之人豈有立意欲害人者每至臨財不能照顧或至破人家業析人妻孥戕人軀命皆忍心為之耆利則喪仁仁喪則禮義智無不喪若于此處澹得下品格事功果然已有幾分富貴之士皆澹于利貧賤之民皆遠于害矣色病雖淺與天下關涉時少自害居多夫子特重色關拔慾本也朱子置財色上救世害也何害其為同

財不敵色

朱子云、學者打破財色二字、方是小歇足、恐尚是籠統說世情。若論世間智慧男子。誦讀上得趣。義理上研窮。二種受病。豈得一視。考之人情、澹于財利者甚多、或因官爵、或因名譽、猶矯之也。乃有生來恬澹者。生來慷慨者。亦有家本優厚。日涉而心不存者。至如好色。特有甚不甚。疇能超然于其外。澹然于其間哉。陽諫議元魯山自不可訓。然須如溫公四十未有子。夫人為娶

別室而終不肯近伊川先生從少禀薄一味寡慾至七十外力健如常劉元城四十絕慾念從不動如此方謂不好色耳遍觀諸賢誰跳出此字梁溪先生語余云吾生平無二色至四十九遂絕夫婦之愛今六十矣受命驅馳百有餘日寒風爲衣霜月爲餐鹽輿爲室雞鳴而興更餘乃息從無一點疾病良繇平昔身心稍有安頓亦大得絕慾之助也噫此眞人龍也矣蓋數十百年來僅見此人所以佛氏云惟有一耳彼巳

知財之為累敵色不過儒家兼說財色見得欲字周到佛家單提一色見得欲字親切儒家兼砭俗人肺腸佛家專蔽學者骨髓聖人言賤貨遠色貨之為物自不得遠亦不必遠一眼看破直賤之而已矣色則自不可涉涉便不能賤之特設一法不令近身不令入目厭幾濃者可淡淡者可忽聖人亦視色病獨淡不肯與財同視乃與佛相合

佛拗過天地

天地交合，男女構精，人道之所以體天，而人類之所以生生也。然未免是人欲。滿世界皆色身，人滿世界皆好色，漢何名為道？佛氏一眼看破欲根，不肯學天地行事，不願合，不願生，立定出家。此身雖從天地交感中來，既生以後，被他自做主張，拗過天地。出家二字，便是他所云跳出三界、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的根子，其餘無限妙明神通，都從此發出。仙家亦主絕欲，然坎離鉛汞上下往來，但俗人取于人，彼自取諸身耳。乃

竊取天地交合之意爲一身用所以尊天敬天
聖人身處天地之中順行天地之事但涉而不
有無世人淫溺之情有佛氏超脫之妙乃生機
而非嗜慾也佛氏不屑與天配仙家不能與天
配聖人恰好配天論自處亦極尊論至理亦不
妄論治天下亦可以通行聖人之道無佛萬世
常便常存佛若不得聖人之道爲宇宙統御人
類盡數出家恐六十甲子一週天之下地之上
寂寂寥寥亦紛紛擾擾但存山川艸木羽毛鱗

介而無復人羣四大部洲作何光景

佛戒有斟酌

或問絶滅人道佛教大少斟酌曰不然殊有斟酌在彼明知身從色來終無絶理雖標斯義世必不從其戒云三不邪淫特下此二字不禁配匹明矣出家不娶乃揭衆情所最係戀者以身割斷之衆人所最不能爲者以身榜樣之欲激發天下高明之流破除嗜慾耳不望世人之槩從也至誠兼善彼實不能自是高人潔身之法

眞切詠空無

太極生兩儀、兩儀終是形器、聖人論極至處、何故只云法天、豈法形器、不法太極也耶、佛氏藐天而主空無、意似高于聖人、豈知無極何處可見、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者、即太極也、心合天地、即合無極、言則天希天、正是則無極希無極也、此聖學極眞切處、眞切詠得空無、空無安能眞切

空字不謬

佛家空字不謬但不識誠固自空

佛法獨善

佛在本國獨自潔淨一切衆人悉聽婚配何以故爲知天地初闢生氣化氣結成多人中分男女男女既立天地生化具在人身不復自結若不婚配人類頓絶絶滅人種斯罪至大諸佛爲是故自嚴戒行不律衆庶視人與我明有分別夫既分別何得兼成成已成物道不如是以故佛法說極廣大止是獨善極其意願將令道法

遍十方界周億萬劫乃在當時乃在本國已不能通其云平等亦復如是無善惡相應無取舍相應無低昂相奉我謗我尚當一視況在歸依更何分別乃于衆中列出十大弟子顯示低昂止據目前平等果否以故佛法所說所行悉無應處

佛未嘗平等一身

一體之中有分別是自然無分別是矯強聖人因其自然自然行得去佛氏強欲平等何嘗強

得來口口言萬物無別其于自身乃竟有差等焉所去者髭髮耳髭髮于身至綏也非亦其不義之義乎一身原不平等而人猶惑其平等萬物何耶

答周西玄問

周西玄曰釋言蟲魚皆有佛性儒淚非之然亦言萬物一體何也曰萬物俱從陰陽太極來原出一體其間煞有差等不可推算所以爲不測若人鬼衆生迭相往來人物遞化必可推算則

造化死矣聖人知其一體故仁之愛之非獨鳥獸蟲魚也即無知無血之艸木猶有斧斤時入方長不折之愛養焉其間差等一一因而與之是謂一體萬物見爲一體自不能慸𥁕廣大其教說耶穌之爲義爲天下人物報本反始亦是實不能巳作此禮制學須識得此意然一體中差等不可爲廣大淆惑手足衞腹心髪甲有時脫落人之一身亦有差等周浹以爲然

佛不中庸

復禮似有個禮在及言其目但于非禮者絶之更有禮在何處以仁存心似有個仁在然仁人心也謂以心存心不可謂以心存于心不可及云非仁無爲原來無不仁便是仁更有仁在何處寡欲之人心不存焉者寡私欲去盡心便全存無欲是存何嘗尋箇理存在心內聖人立教無弊如是總之本體到極無蹤影處則指曰理禪家必指曰空工夫到雜念全無處則名曰敬禪家直名曰覺謂聖人異于禪亦可謂聖人併

包禪宗亦可而禪之立教則禍世與醒世不啻相半指其弊端不可勝指看破病根總括一言曰不中庸

昧天地性

芻狗萬物失天地心平等人物昧天地性保合太和惟人能事人能既盡艸木鳥獸咸若佛教慈悲單說好生勸止妄殺多茹澹素破饕餮性豈非正道何反賤視人類夷之禽獸甚至自殘其身割肉喂鷹投崖飼虎是欲置人居禽獸下

成混淆見成顛倒見遂用衆生然指供燈跳爐鑄像種種殘賊云報佛恩豈非大哀佛説我法亦先忠孝四大雖暫父母遺體戕巳事物是名何道

佛家慈悲不可非

隕霜殺物天地不得已祭享殺物聖人不得已誰能以殺爲仁不殺非仁設如是反不見天地之心矣釋言人物無貴賤蟲蟻皆父母是乃混性念倫

高皇謂其暗助王綱亦好生之意

乎明不可以爲典要或曰增助畢竟何所指曰佛仙大意總言福善禍淫

遠庖厨

佛戒殺生欲天下皆慈憫君子遠庖厨似獨全仁愛而以憐忍之事屬小人無乃善與人同之意反有未盡乎曰此無他說勢不得已如佛意固善然充其類豈惟不食肉併當禁蠶桑蠶桑廢恐天下之寒者多矣佛至此亦無可奈何便見聖人不禁宰夫之意況茹毛飲血上古民風

生而已然聖人第教之水火非始教之殺也其後漸設爲禮制正禁使不得妄殺非縱之殺也聖人雖不得已而殺然愛物之意常寓于法中佛氏欲愛物到極處反不能顧仁民欲仁民到極處反不能顧親親無他失其自然之條理故意雖廣而道多窮耳

佞佛以其所厭

佛戒貪癡形骸皆幻何况室宇自五代暗主不識佛法謬聽愚僧尊崇形迹巍煥其居金碧其

軀延及季世日新月盛總費夫產大經人力剝骨造殿塗血成像佛而悅此貪癡孰甚我想諸佛慈光慧劍憫彼僧衆本非佛心僧自佞佛衆癡無識又佞衆僧佞佛以好佛本無好取所厭惡奉佞諸佛自作癡迷簧鼓世界暴殄縱後天人空費試觀武曌佞佛最弘像宇盛麗古今無匹毒螫醜穢福德如何梁武愚惑意同事異現受亂亡空遺懺名求福福去消災災至疲天下力佞佛不靈若果信佛貴人恤民富人濟民慧

人教民信心空迹只行現在莫愁未來休詢過
去

佛家神通無用

佛家本領工夫有心無理高子所謂認心爲性
是也其神通作用亦有假無眞假者非謂其無
此神通但無實濟于天下便是假處如餐鐵鍼
天花亂墜舍利放光等事皆詭譎奇異驚炫耳
目仔細思之與世何益到得凶荒兵火求其轉
歉爲豐寢息誅殺任是祖師說法護國不能解

救分毫則所謂奇異神通適供兒童之玩弄耳未嘗學問人即未辨其本領之誤第念作用幻妄無益如此寧不輾然一笑廢然棄置即敬齋往往斥佛爲愚佛在天竺乃大智慧人非愚也我中華人士習周孔而心釋迦高者挾無主之靈心卑者驚無用之奇跡則誠愚耳王縉元載至謂唐祚安延全繇佛靈暗佑致代宗吐棄英賢篾略垠廢怠功賞忽政事豈非賊民誤國之下愚

釋有中庸

佛家不貴神通彼亦自有其中庸也況于學聖人之道而索隱行怪然雖宗門畢竟多奇且如石人點頭與百獸率舞亦儘相似但聖人假于物以顯神得之奏樂即平常得之說法即奇異耳聖人謂是不必世俗認爲不能

邪道誤國

善易者不言易莫過于孟子雖異端亦有之得仙佛之眞者必不以仙佛槩天下司馬承禎對

唐睿宗陳希夷對宋太宗皆清心治世之正道即達磨之廓然無聖亦不以崇隆迹象爲梁武望也惟欒大李少翁之屬乃挾嗜慾以欺世主身亦受戮此豈知仙者哉夫彼之知道者猶自舍所學而不言而讀聖人書有臨民之責居臣時致主之位顧拾其必不可行之唾餘以誤君蠱民罪浮于欒李矣此非但帝王聖賢之賊亦達磨承禎希夷輩眞知仙佛者之棄人

釋教無益中國

佛法盛行皆乘亂極之世彼亦坐觀天下之亂而不能救也如佛圖澄見信于石趙鳩摩羅什見信于姚秦夷用夷法卒以不振唐代宗遇冠退即講仁王經而將士解體華用夷法卒亦以不振二僧者皆彼所謂大慧人也平居樂其供奉有急則束手無策與慕榮寵之俗夫何異乎達磨聞華風而來見道不可行亦不足以救中國之亂面壁長逝其智如此眞彼之得道人矣故佛道之于中國也治則不行也亂不足以救

也。慕而尚之。則足以損治而招亂。惟正道盛。則彼道自衰。醫家所謂大積大聚。衰其大半而已。其餘則以元氣勝之。此眞除邪之妙機也。崔浩智於料敵。愚於衞道。乃欲祖亾秦坑儒之法。加之緇流。嗚呼。彼不幸習其敎。亦當何罪。而況浩之邪衰。又以尊尚寇謙之之故。欲斬佛敎而獨昌羽衣。是以邪而攻邪也

亂世以釋敎持世

人類是三綱的人類。世界是五常的世界。梁唐

亂。歷代帝王皆尊僧講經。是以遺外三綱之人主持人類。以廢棄五常之法。導引世界。明明做用夷變夏的訣竅。懷率獸食人的心事。風俗敗壞。宗社丘墟。皆自取之。

誤認佛經寓言

佛教多寓言。如觀音經所說。都是借喩。萬般嗜慾。便是枷鎖刀鎗。一念覺悟。便是立地解脫。貪心呆漢。認作實事。一面狗慾。一面念經。一邊害人。一邊禮佛。只道果堪退除。豈知口誦者虛。身

行者實叩頭焚香佛不介意同類受苦慘恨難消反借慈悲勸悔之法門恣助狠貪慝毒之作用既設無窮地獄必首收此輩投之訣不因諂拜勤勞受其諂而寬其咎

超度追薦之謬

僧家傳裝佛寫經功德歷歷有徵如云某人生前曾害某誦經若干卷超度寃魂遂散某妻生前好食蟹罰行蟹山後遇其夫于途求寫經若干卷遂得脫苦托夢致謝此類不啻以百計且

勿論其幻妄即據所云非誘人慈悲直導人縱惡殺生爾冤鬼求雪不雪不止實行他善猶難退消空口誦經何功何力冤魂何與況又倩人代誦耶寫經若干亦于受食之蟹何救況其夫令人代寫遽可免妻于蟹山之行則凡富有力者之家不惟可以自救兼可救所愛之親戚矣官正吏清賄無用處佛門清淨乃惟錢神可作德可解禍乎此說既流殘忍多慾之愚夫最便宜最得計傾信而力行之居官貪狡不顧民物

致貲巨萬其量大者不惜于名山大刹特捨數千金建造雄工小者寫經雕佛零星散施沒後又囑子孫念經追薦士庶之猶嗜慾者大半亦然緣心中恃有此種法門此種功德乃是不須存心不須躬行不須積累略能分割囊槖立地成就十分便益遂敢肆行無忌殺物不顧殺人不顧則此說也果誘人慈悲耶導人殘忍耶蓋非明心見性者之言貪僧誑愚俗以捐貲托言佛力廣大如斯耳非但吾道之賊王綱之賊而

亦佛門之賊也仁者無所祈而愛智者不待闢而明向來誤信之流幸其聞斯而轉

佛只欲人懺悔

佛說誦經拜佛可以消灾增福蓋因一旦省覺便于佛前發願立誓從今日後盡改前過决决乎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乃以誦拜表懺悔意非以當懺悔之實也緣何崇佛之人便思誑佛奠謂禍福之權不操于天地鬼神盡操于佛常誦常拜常貪常奸若欲欺佛佛大靈覺豈得受欺

若欲求佛佛性空虛自禍自福聽汝作受佛不攬柄若欲自欺或安或疚刻刻在心欺何處着若欲欺人我自苦樂欺之何用所以今人誦經拜佛我且不非只問誦時心欲何爲只問拜後身行何事是悟佛法再審佛法

進香之愚

近觀南海上天竺焚香愈盛一春不知費幾何金穀布帛幾何男耕女織工夫養蓄羣僧可謂極奢華極佚遊又貴家少艾至寺拈供無賴窺

調亦極傷風化海波萬丈舟或漂覆老母哭子幼兒號父亦極慘肝腸而彼衆愚目擊凶危恬不知戒此實僧家大罪太孽也若論佛心全欲扶窮濟困爲焚香之故至于傷財佛已不樂況因捐命寧不痛加憐憫恨禿輩之妄衍其教以害顓蒙乎僧恐後來起不信之心則又爲之說曰凡以焚香死者皆前業也不然心不誠也夫消前業正須作善豈在焚香佛前況前業旣定雖燒香仍不能免則燒又何益若緣心不誠則

有全舟淪沒豈無分別其間既辨誠心在家出家亦作同觀又何必踦嶇海外皆奸僧之所誑說而佛靈之所不容雖曰愚夫愚婦未嘗無明可開使聞斯言略曉一分菩薩本心豈肯永墮奸僧羅網

護法興寺之愚

近世習氣多爲僧家護法者或惑于福田或慕其名高或因以規利讀儒書以得人爵假人爵以冀異端于彼爲推波助瀾于此爲操戈入室

良足羞也無他狗欲之心害人之事平生不少狗欲恐品俗以護法淸之害人憂冥報以護法消之其甚者又喜興復廢寺寺而爲一二豪勢所佔復之可矣編祇密止遠及百年驅以使佛不亦憐乎求福念勝不顧名義不惜閻閭噫吾未聞毀名義害閻閭增孽於現前而反可種福於他年

士不如僧

每見士大夫卑孔孟薄六經未見僧家非佛祖

笑菩薩是士大夫之智反不如僧也尊悅內典者多詩書之家輝煌梵宇者半冠裳之客未聞緇衲效一畚一鍤于宮牆是士大夫之力反爲僧役也無他歆羨畔援焉而已矣然既甘畔本既貪羨禪何不削髮入空山走深林而仍汩汩於冠裳田宅妻孥之間當又是齊人之變局

為天竺設清規

杭之天竺香火甚盛而寺僧無不殺生酗酒寺之外居家甚多俗傳觀音有靈凡寺僧養豬即

遭火焚故無敢犯者吾意豢囿不可一切屠割酬縱陰犯諸戒佛靈何不併禁之佛既不能奉佛者何不效一臂之助命酒家屠家悉徙城市此地惟許賣蔬菜米麵而已使雞豕絕跡婦女稀少便于僧衆修持且令香客潔誠而來潔誠而返較一拜之後即登酒樓列衆腥饕餮號呶豈不愈哉惜物命省浮費美民俗保僧戒一舉而四善焉宦遊其地者無不到寺拈香何以念未及此苟信佛心苟識佛法代彼設立清規當

復何嫌天下名山叢林香火僧徒盛集之處宜
槩準此意

叢林害民

或說五祖之設叢林以恤老病不亦善乎助養
濟之所不及也曰養濟以徒周病以壯周老以
民養民今釋氏能以僧養僧乎其徒壯者且不
農不工坐食而用皆以民養僧也又其學不本
仁義名爲憐憫其實利之彼老病僧衆廣募錢
財投納寺主方得收入叢林是吾民又代彼養

老病爾故叢林愈盛則民生愈貧民生愈貧禮義不生盜賊益多蓋叢林之害天下溪矣五祖特以救彼法之窮吾民何利焉王政何藉焉必也健壯之僧皆綠南畝而服勞自食其力以有餘周恤其黨則吾無惡焉爾

佛無利用厚生

聖人舉心開手莫非正德利用厚生爲百姓勞心事事欲處置停當佛學據他只是正德且又正得一截至于利用厚生完全總却不勞心而

不肯勞力不能治人而欲安然食于人真王政之大蠹彼富僧坐享貧僧乞食不爲士之尊優則寧爲游惰之賤總之陰耗耕織令亦難責之爲他業只是驅使力田蓋止剃度最爲上策恐急切未能行從其易者爲之兆

精靈或有或無

人死亦靈異以爲必有則古今遞積日增一日矣以爲必無則如伯有之事甚衆邵子之智猶云世固有不有不無之物物非有即無此亦理

未窮之言也、故純公非之。釋云輪迴則天地間、人多即鬼少、人少即鬼多、豈成造化。且于目前物類有知或化無知、無知或化有知、更不可通。俗云若有若無、尤屬恍惚。物有即眞有、無即眞無、安得介有無之間。是五者皆惑也、大德無聲臭而長存。強厲不遽散。昏蒙衰朽之人應時散爾。定之曰或有或無無固儒門之言有非輪迴之旨。

成任壞空

問程子謂成住壞空爲佛見之妄物有成壞無住空此說如何曰赤子日長一日即是日消一日中間更無停處程子之義精矣推而萬物皆然若中間有須臾停消是造化有間非無息矣但世間自有一種住物金石是也金之出土山之在地其質則不長不消若欲每物加成住壞空四字則何處着得周西玄曰兄論佛法諸說甚善雖云推駁然佛心佛法亦賴以明與悻然度視者懸殊良可砭愚僧之痼癖獨說無住則

未謂然凡物成卽住于成壞卽住于壞生長卽住于生長運行卽住于運行豈眞以住爲住而必云無曰兒言玄矣艮之行庭不獲其身行非不止也止則非住也止于至善最多活潑變化止非不行也住則不行也住于生長住于運行可以言心難以言物彼對空言住謂凡物旣成之後未壞之前明有一住在實于物情不合若以論心則彼固金剛不壞倂成壞二言皆贅矣心外無物實無物足以倂心周研心內與多玄

悟與余數數微辯未能相易亦不相非也因記其說

有無常斷

儒不言有無釋不見常斷至說死處各未免有病釋云輪迴墮有也儒或云聖狂俱歸澌盡是斷也聖人就人身上只說原始反終就一大片只說陰陽不測有無常斷夫焉有所倚

釋氏昧于分殊

釋氏知理一不知分殊視犬羊螻蟻與人同性

只要廣大慈悲、既視犬羊如父母。則視父母亦犬羊。曾見一僧、主持大叢林、四方嚮慕、坐次偶問其家世、彼云從無兄弟、數十年不歸省、前歲偶歸、老母猶在、不數月而死、遂了俗因、觀其情貌、毫不悲思、轉似以親之速死爲勝緣、彼視之誠無異于犬羊螻蟻也、然且慈悲螻蟻、何故反不慈悲二親。異端沉溺人心、淪喪一至于斯、不覺凄絶、陽明先生曾點悟一僧歸養其母終身、彼僧固有不安之心、堪爲點悟地、然余之不能

動物有愧先生多矣并識以自警

佛道雖既成不足致治

或問釋氏離事物以明心其道雖既成終不足以治天下其說如何曰彼不欲理會事物是誤認事物與心為二一切屏去理義此心方得寂然堅守虛空久久成熟心非不靜心非不明止是虛光景及至感觸經綸心仍為其所撼若漫然仍不理會便謬錯迷惑豈不害事所以古今名僧用事止見增亂未見致治姚廣孝自是好

殺雄殘之人偶落在和尚局中僅窺戎機不識治道

離岐身心

聖人提身佛氏提心聖人見身爲天性提修身而心意知具存佛氏見身爲革囊厭棄之特甚論道者必以合一爲高何故于此反以佛之離岐爲妙

佛學皆二

毀形骸以成道德何謂修身空理義以求眞性

何以治天下國家皆二之也道一而彼二

理氣皆不測

何者是理之不測處不勉之中不思之得是矣何者是氣之不測處莫爲之天莫致之命是矣理氣同歸于不可測據佛家言皆有爲皆有致是天命可測也而言心則又云不可思議是二之也二之則不是

宗教不能一貫

宗教果異否曰此釋氏不能一貫處若在孔孟

則同下學而上達教亦何嘗非宗求其放心而已矣宗亦何嘗非教心存則言行自無畔矣非置言行而虛言心也借釋言儒而儒教之一貫釋教之離岐昭然可見至于朱陸異同陸自涉禪心耳然其立言制行皎如白月澄泉又豈後世口談禪理躬為非僻者所敢擬議

佛學莫非利

後世不透佛學者認福田地獄之說為利認了生死空諸所有為道惟程子謂怖生死故欲了

生死畏有爲累故欲空之莫非利也透盡其心曲無復躲處周西玄曰然則聖人欲作聖亦利耶曰聖欲作聖與佛欲作佛固無異心然聖作聖便從人人可通處作之佛作佛却從獨自可行處作之如逃父棄妻天下人必不可學佛亦明知不可而自顧力量所能便斷然行之不顧只成自已不顧他人揀擇便宜是利心是利學耳豈以其欲作佛爲利耶周默然而笑

人情喜滑稽

大忍悟後則主于大悲僧又言公日常讀書日常涉事豈能無思量心豈能無分別心是大害道也余日不出其位動亦得靜是謂思合于何思思者作聖之門特患妄思思豈可廢一于主敬是無分別也是非善惡若無分別何以躬行何以時措患妄分別分別分別豈爲害且僧以周公孔子爲闢道否僧日周孔大聖豈不闢道余日孔子終夜不寢周公繼日待旦因不合而求合非思量乎非分別乎特心不爲思量分別所繫

耳學者當正用其思量善用其分別善用之則睿冥絕之則頑僧以周孔不聞道猶可也以周孔爲聞道奈何以思量分別爲害道噫世間專尚靜坐不窮究義理不理會事物謬迷荒忽如茲僧者葢可勝計哉

天主教

萬曆間有利道人者自大西國來欲播其天主教觀其大旨即上帝也然晝像而拜視上帝如一人以崇禮爲事而全不知心性之說淺陋遠

出佛氏下然闢佛最甚以其教專尊天而佛尊已畢天故也佛氏妙高然近于無忌憚天主教膚淺然與佛氏對鍼今彼國人在中華者不下千計華士頗亦信奉之利道人頴慧殊絕至中國裁數月徧通華言識華字讀華書遂有著述頗亦不凡以故能聳衆又多巧算奇器士之好奇者多師之尋上其奇器于　朝　神宗命所司收貯而無他爵賞道人怏怏不得志未幾病卒其徒衆僅能傳習其器算而頴慧莫之逮

也然士夫間服習之者不衰佛在天竺猶周孔之在中華天主教之在大西亦猶佛教在天竺彼以自爲其國教主爲未快也覺氏來于東漢此教又猝入于今嗚呼無亦乘運而至者乎

二教亦主無欲

道家以無欲成其大欲佛捨已以慈天下皆主無欲者二氏之所以得混于吾道也聖人盡性而天下統焉其爲無欲不與二氏同

二教偏陰陽

佛教陽也說至于極有形相皆以明其空也仙教陰也存至于無可名道皆以留其有也偏陽偏陰惟聖人則通徹陰陽高于佛陰佛教而專屬聖道于陽者務民義也故又云陽全陰半

異端遇聖而阻

孔子與佛相晤當如何曰佛必不滿孔子孔子必與佛佛老雖皆至人然皆自大者也惟聖人終不自大者也所以一晤老子虛懷求教老子頗加譏訕聖人嘆以猶龍使晤釋迦達磨之倫

見其虛曠妙明嘉賞必又在猶龍之上後人見孔子嘆服老子而釋氏廣大實又過之遂疑孔不及老老不及佛不知道同者未至之人必服至人顏孟服孔是也道不同者大能服小小不能服大老子不能服孔子者也非過之也孔子能服老子者也非不及之也仁人以大事小亦此意吾故知孔佛相晤不異猶龍而愚者至以孔子爲二氏之顏孟夫能容二氏者惟孔子能用二氏者惟孔子服之所以容之服之所以用

之要之敎之行不行全係人心人之從不從全視道力老子當年抱如此識力因與孔子同世遂不能行因天下英才俱被孔子收盡剩下者皆是凡才彼亦高算淺智不強求行也其實聖人未嘗闢之若使釋迦達磨得遇孔子想其敎門當寂然自寢于天下不然強來角勝爭鳴不名大智慧矣朱翟言盈亦在孔子没後後世無大聖人出英慧之士無所宗依反爲異端強半收用二氏自不得不行既已行矣不得大賢如

孟子程朱明辭距之則聖道益晦所以有大聖他教自然銷冷不必距無大聖他教且漸猖獗不得不距

釋道各謬

佛家逆不忍人之理仙家失不忍人之心佛家無不慈悲却先割捨父母豈不顛倒仙家只顧自身全不照管親戚豈不殘忍為仙不但要斷嗜慾且要斷情義所貴為仙不過長自在耳無一痾癢着身無一事物關心烟霞洞天逍遥永

久但念自家祖宗父母以及親友子孫箇箇消除代代零落惟我一人獨存若懷一點悽惻有妨自在若不動一毫悽惻豈復人心哉屈原湲識長生之理因痛懷宗國反不忍自盡其天年忠憤之氣如是況于聞道之士乎況氣聚必散仙是鍊氣所成千秋萬年究亦同盡紫陽謂之偷生蓋道其眞非過激語

道家失老子本意

今之道家專治一身不及治天下與老子馳背

過半矣老子以無欲無為化民又上天乘除翕張之機亦所洩見第不謂至誠自然而以為作意故其法天而行處未免墮于權術聖人見天載皆實理存心治世不過一誠

老子寂寞于楊墨

佛興楊墨之後老出楊墨之前佛說微妙曠遠其充塞乎後世無惑矣老子玄簡亦過楊墨遠甚楊墨盛于戰國而老子寂寞于春秋何哉思之思之止為當世有一極大氣魄極大力量人

在其所感召無不遍則異道奇人之感召遂竊是故聖人復起不以闢佛爲事大經既正庶民日興佛教仍返乎西方而我時夏之閒僧跡漸稀釋典漸廢焉耳矣蓋大覺氏之教其居天竺原不足爲異端入于中國則異中國人宗之則異噫時夏通明西方大覺各還其處是爲溥博

無悶我貴之别

遯世無悶只到無悶則已安得反因此自貴知希我貴不但不中庸轉覺不高明

程朱不仙

朱子作調息箴註參同契又遠遊篇有云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註云實長生久視之要術也葢于此道不忘情焉後作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意乃決絕君子戒慎恐懼不專爲殉慾損人即使遺世養生亦以爲逆天之事兢兢戒懼矣明道程子曾戲煉丹藥垂成一脚踢翻之毫無所惜程子能仙而不欲朱子能仙而

不敢觀此益以見吾道之尊

命無所以然

極實落有把捉此何物謂之理極參錯無思索此何物謂之命善推人祿命雖子平果老讖世運與亾理亂雖郭璞堯夫皆知其然非能測其所以然爲所以然原無可算也理有當然有所以然說到命便無所以然

雷從起處起

脩曰康節問伊川先生此雷從何處起伊川曰

起處起康節嘆服此似機鋒語耳固至理耶曰至理也陽為陰包出而為雷隨其偶出非有定處不可推算譬如人身經脉偶阻發為癰腫神人亦預知其當發癰腫耳不定其發于何處然癰腫猶有漸而雷起猝然故起處起實至理也若機鋒語康節何以嘆服假令推得此雷從某方某時起其所以然終不可推

水火于氣近

水有化處火無分處能滲開能滲入能冰能浮

能合能分能垂空而長能點滴而圓且方是其化也火光所及孰是斷處火體所明孰是止處是不可分也水火乃形下之至微者其于氣尚近故其用至靈亦至大

火有象無形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象者可望不可親可見不可執象非形也然總是形而下者天下之物惟火爲象

心性分上下

人心至靈、何以日形而下、性廣被于萬物。山川艸木皆有之。心唯人物有之耳。且蟲魚亦不皆有心。又人死則心不靈。常靈者性也。形而下者有時離。形而上者無時可離。心乘氣而靈、而性主夫氣。故心爲形下、而惟性爲形上也。

窮理則不厭

日從事于窮理、此物交于前、此理即隨之而出。研精力索所未必遇者、觸目可以見之、指掌可以陳之。所以洋洋優優、終身焉而不厭也。

一句一事

千應萬答無一句重複者原來只是此一句隨感處分無一處錯雜者原來只是此一事人或下一轉曰何不併無一句一事曰此便是禪家多說多事

德福非二

心思勞勩任而不辭功名已成或先達或後進或寮友或與共之或舉而讓之第令君正民安而君子之心泰然矣存心如此則怨忌安從生

禍患何從至故德義恬澹與福迎與禍背自然之理也爭功競能失道德則失吉祥詩曰干祿豈弟求福不回伊孔言百祥餘慶原非有爲之心不必更言無爲聖人不以德福爲二途也自後世要人棄天者衆不得已復提無爲而爲四字破俗學之膏肓然天地之道鬼神之德聖人之心稍稍晦矣此惟可與知道者言之

名福有理有欲

名字與福字相似譽歸一已名也風世動物亦

名也安富尊榮福也因之以行道澤民亦福也
無我則皆天理有我則皆人欲所以聖賢言之
不諱世俗則懷之不忘

壽以改過爲福

壽之爲福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顏苦孔卓
一間未達夫子慟惜無窮吾人時時錯行時時
悔恨全得年來補救若未悔過時死只與鷄犬
不殊若方悔過而死豈不可痛可惜天容我改
過與以歲年厚生玉成兩途竝到天壤極可幸

須臾不敢忘已往者務要盡愆將來者務不失足方不負皇天耳在生一日當修爲一月世俗却云在生一日且享用一日眞大醉夢

不得作孽是福

吉人富貴造福無窮凶人貧賤作孽差減哲后長而闇主促天下之福也長厚者顯榮刻削者偃蹇家之福也

學處富貴

庭前有橘薔薇施其上花光爛然悅人目也而

條幹爲其所纏未以大困凡人益富則益護其財益貴則益戀其爵護于外者淺而本心日亾處貧賤而議富貴則多合于義富貴未甚則自便與便衆半焉貴極富溢直見巳耳不復顧百姓之利病然則富貴果足溺人本心歟不學故也學須時時提醒之程子曰學者學處貧賤患難也然君子盡富貴之責小人享富貴之樂君子得富貴之用小人受富貴之累處富貴亦不可以不學

俱做俱休

或言世運已季苟足終吾年幸矣民生利病何必經營其人既欲不知止人也應之曰人生五六十後亦是季運一切聲色貨利何不速急歇手猶看欲念民生休戚不同且作一樣做則俱做休則俱休其人既去或疑二者雲泥冰炭寧可俱做俱休耶曰正謂相反決無可俱之理也人生潛得一分嗜慾自然存得一分生理克巳與愛人豈是兩心寡慾與集義豈是兩事

可使物盛而非太

物禁太盛其來也或不可辭日增其德令貯福之器常餘于福雖盛不爲太也譬諸粟盈斗易以斛焉覺病而不能治者李斯乎寵盛而不辭德盡而不滋然病將死而不知是又愚于斯也

聖人說二 二含三

親仁之外有泛愛尊賢之外有容衆俱不及嫉惡去邪聖人之道聖人之言如此非第忠厚不肯言實已完備不必言

心迹之辯非是

問文中子心迹之辯、伊川謂是亂說、他日又云、憂疑有無數句自好、如何。曰、心迹誠有辨、孟子亦言行歸、但此正是不可自辯處。如孔子心中明識昭公非知禮、被人問、只得云知禮。又如子房爲韓事漢、迹實事漢、如何可自明爲韓之心。梁公爲唐事武、迹實事武、如何可自明爲唐之心。此方是心迹不同處。若文中子所謂憂疑、則有何不得已而分心迹也。尋常日用意思形迹

常作二項表裏不相應天下有此學問脩持也哉此必記傳之誤若云樂天憂世並行則可

言行之本在未發

言行是經綸天下之樞機慎言敏行本足以畢爲人之事聖賢又說不覩不聞說無聲無臭說覺說著察此是爲何正爲言行之本在此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只就言行用功則不言不行時慎敏在何處即言言而慎之事事而敏之補綴煩勞斷難得十全無誤是無本之學也用

力一生終非知道惟觀于未發所謂無聲無臭所謂不覩不聞所爲覺所謂著察都在此時此時得養則動時自然中節言行可盡善矣此方是須臾不離工夫方是有本學問惟言行所以經綸天下惟養于未發所以善其言行中非天下之大本而何後世歸重悟門固是但謂君子所以爲君子自在心曲言行不足以盡人于是人倫日用辭受出處之間種種疎悖而僾然自以爲知道道道而不足以貫言行何貴于道知道

而不足以善言行何貴于知譬諸源澄而流自潔若流果不必潔則澄源之力何爲表正而影自隨若影果不必隨則正表之功何用古人合外内而今外内截然道不可須臾離而悟者顧離之畢世矣講學而不重躬行其爲世道之禍可勝言哉迷者以此了當一生自入于禽獸而不覺聞其說者喜其寛便又相牽而從之空談悟機殺人甚于斤斧

察安在行

精神心術雖微少不得在行上看或云行事不足察人是反當含行而聽言矣又仍不在言天下寧有此懸空印勘耶眞知道決不爲此語眞慕道決勿信此語

以義制嫌

嫌有當避有不可避瓜田李下特一端耳履失泥中豈容跣足而去冠掛于李枝爲得不取而戴之君子行事以義緩急爲制惟我不必此時則避嫌而少待彼不藉我[illegible][illegible]嫌而已之若我

非此時不可彼非我不濟舉國非之不顧矣何嫌足避

禮樂列六藝

學至于禮樂則稱成人治至于興禮樂則太平之盛然而列于六藝何也禮壞樂崩制作甚難周則周公漢惟諸葛唐太宗漢有意矣而文中子已沒其高弟房杜魏徵承明問而慚悵若夫習其度數考其聲音則孔門通六藝者且七十二人度其人不盡及房杜玄成也而況須命世

乎故典禮樂必上聖習禮樂不必大賢列之六藝微矣夫

至當處皆合

凡事到至當處無不一貫者果合人情決合天理眞學問只是體得人情透果便民生決便國計眞經濟只是算得民瘼到

違道干譽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可見唐虞時已有此假學術假功名今世儘有不識治體不懷永圖矯俗

情以舉事小民只顧目前翕然宗戴者雖使究竟不行已博一時誦述其在豪家巨室私心不便深惡羣詬則又非也人須自反本懷我果卓然無自私之見果睠然爲民生遠謀一腔道心乃可正其遠道不然彼矯激慕義庶幾末俗鍼砭乃以鄙夫下流而詆好名之士猶酗酒宿娼而揶揄逃禪吐納之流皆義之所不許也

教開養

禮義生于富足自民覩之養開教也惟知禮義

者能足民自爲政者覩之敎開養也。

安信懷互言敎養

安老懷少是養、信朋友是敎、然安則不負戴于道路。少者之孝可知。懷則無仳離岵屺之嗟。老者之慈可知。養焉而敎在。信則肺腑相照。憂樂相共。而有無相通。又不足言矣。敎焉而養在

勝古愈不如古

事物雕巧、言詞奢麗、後世種種勝古。然志趨凡濁。何以不及古人之高明。義理窺測。何以不及

古人之微妙事業補綴何以不及古人之巍煥所閉所勝者皆閒事所塞所不及者皆正事豈非舉世誤用其心之故耶豈非教衰所致耶

七出難行

天下無無故之法聖人創制亦無無故之禮如婦人七出內一條爲無子夫出必文其名令可再嫁也以無子出則天下誰復肯娶此婦乎況婚姻古人所最重觀六禮之備臨之以祖宗命之以父母進門時何等不輕出門時豈得太易

必須性行不良乃可捐棄若命苦福薄正宜矜憐無子乃婦人無福處非惡也買妾生子有何拘礙而必逐之為快宴爾新婚以我禦窮此葑菲荼薺之哀吟聖人所以見錄于國風者乎古時七出禮行則好色無誼之男兒必有狗彘棄妻之事近代七出禮不行則妬忌悍戾之女子亦有絕人宗嗣衰人孝友之患然近代之敝男子貞智者猶有法以逼其窮古時之敝婦人泣血摧心而無可奈何也矣擇害莫若輕寧從今

用財因人

凡用財遇常俗人則稍與之贏我心既安彼懷亦遂若遇君子但須得其平亦與之贏是以常俗待之也彼覺必辭使彼辭而不得則愈懷歉矣彼既懷歉我又何安此爲存厚有餘而析義不至

周急

用財無他惟使人實實有用夫子說周急不繼富五字曲盡用財之法假如散財發粟却爲奸

人破冒此眞錯誤也决宜查核救正倘初討所不及後來增擴過于始規則我一人失之衆貧人得之財正得其用矣何名錯誤何有改正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覇者之算也朝廷失之窮閻得之王者之德也惟朝廷失之奸貪得之則末世之弊也

周急繼富

周急是何等心腸體得二字切可識一體之誼雖從不識面之人豈忍坐視其危急而不救也

繼富是何等病痛看得二字破可釋馬牛之勞蓋雖多積以貽子孫亦是繼富子孫得此究將安用哉直可啞然而一笑矣聖人淺淺論財都與生死盈虛相貫串世俗口口讀聖人書字字不依聖人做于富必繼于急不周

財字不難覷破

財者人生所用耳無緣着愛于心愚人因其有用遂愛而藏之因愛之遂藏而弗用然則藏之何爲思之思之當亦自笑豈果照妖之鏡斬邪

之餘起死之丹有利於身者耶知此則貧何必貪富何必吝

財字又難覷破

財所以爲用不用則與無財同然用非奉身也世俗看財不破者既欲藏之朽蠹而看破者又僅自奢其身一闗及物仍復靳惜以此爲看破其蠱溺彌深矣

慳儉

慳與儉慷慨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何嘗相似

慳是嗇於施與儉是薄於奉身奢是厚於奉身慷是喜於及物世人認慳爲儉認奢爲慷殊可笑也希文食不重味死無殮具自奉至薄然膏腴千畝以贍通族慷慨無以加東坡切百文爲三段每日用一段而傾囊五百金臨化焚券眞儉之人決然不慳蓋巳身既不肯過享多留何用卽爲子孫計使之不貧足矣何苦貽以損智益過之貲古來大英哲厚自奉養者惟郭汾陽當時或別有深意次則謝安石風流爲宗宴賞

餚饌動費百金雖功德隆盛不妨有此畢竟亦豪邁之過設令當年將此餘貲周恤隣黨東山韻致豈不尤高

奢總出于不惜

官府列宴例用紅帋剪花襯盤筯下有達官見此即手自裂去用拭塵埃似不喜繁華者然性實甚奢人問其故某曰凡儉者隨處必惜物力惜人工見此剪花宜令人善除去之因令令後勿用則腧意閙風者必衆矣既無止後之儉信

手毀壞毫無惜心是其性偶厭此非儉也于所厭徑毀不顧于所好必濫用無節總一不知愛惜之心非儉于此而暴殄于他端也事物至微亦寓觀人之理

識得成毀有數

金器雕製雖極工其壞也人情不甚惜爲其壞可復成寶玉之碎變色嗟惋一破不復完也天地間一破不復完之物必無與天地俱長之理則碎于我碎于他人碎于今碎于後日總是一

偶然毀壞之數。奈何毀于他人則不惜。而碎于我則惜之。是特惜我所有。尚非為此物惜也。動情無用。已自不達。而況為我故惜耶。裴行儉立尺瑪瑙盤。韜魏公百金白玉卮。與瓦甌豈地不顧。同意。只是識得成毀有數。不以物動我耳。容物容人。容才智。容功業。只有識便有量。管仲器小。亦因識小。故曰器識。

福星

福星所照。其下土腴歲豐。人民樂康。受享已極。

必轉蕭條或受兵戈是人之所以承福者不工非福星誤人也如有洞達天人之士或撫臨其地或爲其邦邑縉紳能以身率先使風俗淳麗和厚民皆富而常儉士多貴而不驕人才輩出而不爭功能所以承天福者至善矣則雖福星既去其遺氣猶足以垂蔭將來但郡縣之制久不踰五年而鄉紳權力既微率先不易雖知此理未之或施使久任之制得行則斯說也亦治理之一佐必不得已鄉先生徑率先之

澹泊醇龐是盛

家世澹素繁華者出焉敗也世用繁華得澹素者盛也苛察之家生醇龐之子昌也其反是替也濃澹性成不繇物力石崇王愷業不豐隆不移其後孔明桑田復令十倍澹泊自若子孫慕效恒必繇之其于醇浇昌替也亦然惟張湯生安世則不可得而閒也爲父不可爲湯爲子不可不爲安世

全身惟不仕

默足以容惟貴早退若猶在位必有萬不可默之時晏子不討崔杼裴晉公不討陳弘志是乃遜行豈獨遜言皆哲人之大玷也諸葛公云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以彼其才諒無死地而直云云者知全身之道惟在隱居迨其迫而後起則盡瘁之志已決不死于錯誤定死于勤勞夫豈身之義難辭也律以茲義則古來志在全身者止而蔡興宗謫而東方朔皆非盡善以其求達之念未忘

目前桃源

秦之桃源外人不到後人遇其子孫以爲太古之朴人不知其祖父皆絶世之智士也逕豪奢驕之地殺運中之地僻土瘠民朴事簡兵火罕及浙西蘇常出入之咽喉財貨之淵藪世治人享豪華之福世亂人受殺戮之禍蚩蚩者習其享而忘其禍痛哉且夫奢侈之地殺運中之非直天道乃事勢也地不富不奢非要衝往來之區人不聚不奢既富既衝則舉事之所首爭也

朱子徽人而分置其子於建昌其以爲目前之桃源乎

無事可爲之害

士子閉戶者有之居官不弃趨不酣樂林下不求田問舍不驕侈逸遊十不得一矣夫何故止緣無事可爲凡人覺得無事纏繫是好機括覺得無事可爲是大不祥機括爲士子時尚有舉業爲事科甲一到人生之業已完昔子夏戰勝而肥噹何相反也邑中先達吾所師友親昵兒

此病者四人其一爲丁宫保致亭翁居官居鄉孜孜以幹實事爲主菲食惡服而值凶年曾舍萬金行年九十乃心民瘼時謂當道爲閭閻請命不辭勞不憚遠性不飲酒不作樂不出遊雖處鼎貴儼如一鄉里朴實農夫率其質性書亦不嗜或謂所行仁義多涉見聞然此亦何害天下博觀載籍淡談自慊之旨者不少吾終不以易翁矣則有子往吳先生余少從之游見其終日靜坐累月如一日寡言寡笑寡筆札寡交遊

惟與高忠憲先生歸陶菴二人最契然忠憲靜坐讀書而吳師專靜坐以是所得不同其服膺忠憲亦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蓋友而師者也宦遊十餘年不居膴要時逢璫焰幸免於禍歸休以來晏然鄉居鮮入城市特以親老子幼家業羈之所履境界不及三十年前之靜專觀其值春風逢秋月間與散人衲子盤桓梵宮竹木之間應不失當年風致也次則有若魏忠節功名幹濟之暇亦玩禪理亦習古文辭亦作詩歌亦

工行楷其于花柳酣宴驕奢淫佚之事生平未嘗涉骨氣如此可不謂巨擘焉次則有若袁職方了凡翁自少至老手不釋卷雖意見或偏人言未滿然博洽敏辯有問如響又可多得哉此四公者雖所事不同然居官罷官皆必有事者也前賢尚衆非所親炙度非無事之人須有于誅瑠後大拜者向人曰惜今世巳無事可為識者惟之未幾蒙譴人生安有無事可為之日古今安有無事可為之天下哉天下而無事可為

必爲驕恣爲淫奢卿大夫居官而無事可爲必爲奔鶩爲傾陷罷官而無事可爲必爲多營爲行樂羣聚百姓而無事可爲必爲棍徒爲盜賊無事可爲四字是貴賤賢愚之總戒

士反自賤於民

農工商賈各有所爲旣自食其力亦有造於世惟士不爲勞力之事以其勞心耳今若悠悠泄泄飲食嬉戲與鳥獸何異士本貴於四民之上而不知所用心則反賤於四民之下其自害貴

於民者形骸也隱然實賤於民者行事也心事也愧哉

讀書爲脩身

人生正事樂事不過脩身讀書然讀書總是修身之助今世刻本橫行書既非書讀亦非讀有反爲脩身之累大可厭惡者第一無賴是鑽研曲譜第二不才是耽看小說曲譜專主邪淫小說雜出誕妄故其害稍輕外是則推敲詩賦汎濫諸家無禆身心無關世教廢時罷力博一文

人之名而已矣世俗之所仰有道之所裁外是則有留心經濟考訂載籍淺諳古今治亂之蹟是有用之學也錢宗伯有云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有味哉其言但人不先窮經先讀史覺讀時無主宰不過因治亂之迹推求其故若先用數年工夫將論孟易書春秋大段通曉則觀史時便到處有把柄纔見其動念發言用人行事而嗣後之當成當敗與其若中廢若倖免若救正之所繇皆洞如觀火矣善讀史者觀

治亂而反身吾窮經者就身心而通世相爲表
裏應分先後耳然曾有人雅好讀易嘗曰明得
易理庶令死去靈明不亂然其利欲特濃害人
不顧無他誤把知行看作兩截只道我如此工
夫如此算計生前落得嗜慾死後落得靈明豈
知所爲之事惡業具在所悟之理從未親身體
貼臨時彷彿何存只存得許多悔恨驚惭較之
朴實行善之人坦然化去者萬萬不及矣看此
等人讀書讀書亦無用操此等心學易學易亦

廢空嗟乎喜讀書者又可憬然而悟矣

名教名義

因名立教故曰名教如有父子之名則立慈孝之教有君臣之名則立仁敬之教是也顧名思義故曰名義如名爲天子當思事天之義名爲民牧當思育民之義是也皆指呼謂而言非譽望也惟名節二字微有病史稱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或者名節所從始乎而冠名節上過矣六字本不見於聖經蓋皆後賢所立因名

節二字僅爲中人以下設而習者不察併認名教名義皆譽望之名非呼謂之名則教義皆爲名譽設矣豈不大失唐虞以來相傳之意乎

烟霞是道非道

烟霞之味恒與道近正爲酒濯世氛則理義敦篤耳故澹泊者道德經濟之原若高懐泉石疎薄倫常于道何與謂去人欲即存天理可謂契烟霞即得身心不可

人要率眞

人第一要率真率真便無渣滓無曖昧爲學方有真實得力處公孫弘布被曰詐司馬丞相布被曰儉聖人疏水曲肱有時輕裘佩玉食精膾細有時亦止一味率真也俗子奢麗旣不足齒而儉朴恬淡又生出種種病來或飲食服御一切從儉而作家贖貨如饕餮對人則滿口淸風律身則滿懷汚垢此是機巧人豈是儉朴人或雖不妄取而家之所有深藏若鍵令果恬淡視已物亦應稍輕矣何必愛惜乃爾此是吝嗇人

豈是恬淡人恬淡與道合儉朴與道近吝嗇與道畔機巧則道之賊也機巧以生爲幸免機巧以死爲游魂可不懼哉奢麗君子所深惡也以奢麗爲幸眞固不可貪夫粧道氣吝夫享道名亦安能使奢麗者華心而易行乎雖使終年閒靜長做工夫畢竟做在甚處

幸眞乃冰月

人何係得似冰壺秋月曰只是無渣滓何係得無渣滓曰只是幸眞何係得幸眞曰欲少則機

無用

巧猾爲自棄

人近於巧猾者最是棄物以學道則浮游而難入以涉世則取憎而難行

慧有浮實

浮慧之士喜轉機鋒實慧之士務求心得心得則躬行不待言矣機鋒何足以括躬行

棒喝

棒喝一宗雖爲錯問其實問到頂尖上亦須着

一棒既到項尖更無可答既無可答便不應問
問是饒舌豈容答之用棒代答彼我俱得此是
立教意然彼佛祖便更圓通點化不消如此今
之學者都歸彼教受其棒喝恰似言官廷杖轉
以爲榮何不反而思之吾聖人當年立教是否
潑潑任人發問從不厭人亦不怖人有叩而竭
有聽而悅有莞爾而戲有相視而哂有默然而
不應有昭昭然而欲無言賞鑒警策千變萬化
視彼一棒多少執板形神自如渾無渣滓視彼

一棒多少着迹而我學人猶然往慕若云世無宣聖宣聖精神豈閒存亾厥家珍而羡沿門向往雖誠路岐足惜

學求去過

過不出于嗜慾即出于意見意見亦欲也故學自除嗜慾而外更無別事

夏夜觀雲

雲聚于太虛俄焉而散則散矣豈必復有受之之處耶人欲廓然消化覺滿腔子止是清空一

氣

五了了

人有五了了曰心曰耳曰目曰口曰筆五者以心為本而所了又有淺深如左史大蘇此千載三大文人筆下了了者也但所見俱不甚正亦不甚深止可名曰文士口中了了戰國時人最多然詭譎無義惟唐李鄴侯一腔忠愛舌能濟之可方端木氏大抵筆舌又分兩途所以聖門舌推宰木筆歸游夏後人亦云漢筆晉舌耳中

了了較目尤難簡策陳於前反覆紬繹可以漸會聲過不留心與之遍不多得矣故聖人獨云耳順順非特了了之謂也然足以徵耳之難此四了了者皆不可求求之心則各得其性之所近

文盛衰不隨世

文隨世高下乎哉唐德宗時乃出韓柳其治盛於貞觀耶惟雄傑之人絕唱難再前莫與併遂日至此而絕盛後莫能繼遂日過此而衰若使

文隨世盛衰則爲文章亦有命也忠孝節行爲之皆有命也處衰世而自勵勵人皆衡命者也率天下而自棄者此言夫

人文上下截

古人醉眠採花都有高趣嘻笑怒罵皆成文章何者淵明天機素心出生死之外遊羲皇之上東坡正議名疏在朝廷高篇大牘滿天壤故足貴也有本原方有餘致爭上截不爭下流近世風氣專慕其下半以俗腸而構清言學韻事以

非劣才而蒐緝閭巷猥瑣無益之談刋布零散玩弄之書作者不自賤而觀者又從而貴之是相率而爲賤丈夫也已

詩與文異

詩之用與文異詩欲令人諷詠而自得又入耳而灑然直遂透露無足思維失詩之本艱澁晦冥思而難會傷詩之趣惟胸襟超脫景事適會自然得之

詩不蹶實

文之用實聲歌之用神作詩者若如文章字字踐實則動人必淺故不全貴意即用意亦須如鏡花水月

詩以滛嗜慾

詩總爲滛人嗜慾而設淇之上洧之外存以爲戒令人不知詩所從來反其本原拾其風韻畧負俊才輒習淫趣高若晉子夜次若齊梁艷歌下則元曲耳助流連增嗜慾不師聖人之所法而學聖人之所戒栩栩乎猶以騷人韻客也一

口一筆必自宣其悲以示人豈不哀哉

詩忌露句

詩忌露何也詩之用使人詠歌優悠露則徑直言之已矣言者將得罪聞者反激而不受益焉不然或又以功能品節自矜是以圭角爲詠歌之具尤畔道之首也故以爲最忌

何者爲詩理

多情者能詩負氣者能詩情與氣合而得其正則理在其中矣賦物而物肖述事而事明是詩

之理也詩必言理者滯然謂詩不關理彼認理爲何物詩中作如何語乃爲理耶不知理亦不知詩

白詩得老子意

白樂天作詩詞童婦能解乃喜與老子下士聞道大咲之無乃戾乎下士胸襟齷齪所見必差故所咲必道童子天機老婦無識正可與上士通非下士也白俗遺譏然淺得老子之意

李于鱗不知詩、又強愎好奇、刪古今諸家選唐名篇多顚倒、獨取秦時明月一章弁唐絕、甚當、蓋凡出塞從軍都寫閨情哀怨、此獨避思良將神情、在無可哀怨之前、可以警君相、可以感聽觀、所謂遠體遠神、無復聲色香味、最上一乘、眞得風雅之遺者也、敬美顧非之、謂僅賞開章四言、又豈見于鱗意、

擬詩踐迹

于鱗擬古詩歌謠、絕尺不移易、云擬議以成其

變化善擬古者因古成式自出匠心古爲而拘焉襲之踐迹也非擬議也

乙丑京邸答揆字

汝云行文欲縱立身欲謹二言甚善毋憶東坡少子過以文奇見賞於父而不謹其身卒成不肖子今汝文實未能縱也幸意與過異文不必與過齊文不縱不妨爲舉業行不謹不可以爲人且文亦非狂跳爲縱也見眞則自圓飛翔無束縛云爾研之熟之必有其候雖曰行文立身

同歸一謹庸何傷

清忠生死仁未仁

伯夷之清仁陳文子之清未仁其分易見忠無不本於心者人臣非實爲君國安得言忠令尹子文忠而未仁何以故楚人仕楚固其宜也然仁人必以道事君當時楚有無王之心子文未嘗匡救惟知爲楚人則欲本國之强盛食是君之祿也則不負其事進退之際亦聽君命而已矣謂實心爲君可謂以道事君不可大抵仁道

至微亦至大害仁成仁生不如死仲仁忽諒死不如生殷有三仁生死如一皆心也非迹也謂仁仲以功何獨重迹而輕心耶事糾非正夫子許其改過是矣然使仲當年無尊周攘夷實心止爲一身顯遂功名耳事桓雖是安可云仁惟心在匡正天下則當可以無死之際留身以救民正仲之不見有身見有天下也仲非難一死者夫子亦決不仁貪生之人若夫器小之責則以學不知本功不格心恐事君者皆以仲爲臣

極將使正已物正之功不復可期於世矣故褒貶並行而不悖

匹夫比召忽

嘗疑論語一書字字妥當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一語頗不可解聖人專重本心之安如何死生之際乃論及於人知假令召忽應死莫知亦應死果以輔弟爭國失之於初義不應死直言其傷勇可也何爲以莫知小之蓋因管仲所正者甚大所救於世甚長凡有救正人必知

之其莫知者只因完結一身毫無益於天下所謂莫知猶云莫之益耳聖人視名與德業為一物要之畢竟子糾是弟可以不為之死聖人纔肯為此受賜之言不然召忽節烈彷彿夷齊于彼則屢屢賢之于此則匹夫之何太低昂也伊川先生已闡明大義竊因其說併探聖人之深旨微衡庚今莫知一語不貽口實確信論語之書果然字字妥當

道祖學祖

伏羲道之祖故畫乾坤堯學之祖故堯典開口挈一欽字後人得此以悟羲畫而稱三才

老子不犯手

老子之學以不犯手爲主衰周時未有不犯手之事業故究竟不爲卽不得已而著書未嘗及一古今人名姓上不稱堯禹下不非桀跖中不述時人其立言亦不犯手

莊生粃糠

莊生文人之雄滑稽之祖風流之宗彼其胸中

亦能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幻視死生但識理不深不實反淺視聖人其記堯二事一說遊乎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彼只道帝堯少此蕭灑一說華封人三祝彼只道帝堯少此分豁豈知上聖身爲天子形棲人世而其襟懷識度縹緲高超遊乎萬方瓌貢之外寄乎紫雲皓月之上特代天理民心存日用不涉高致耳莊生疑聖人所不足乃是聖人緒餘聖人眞正本原莊生從未嘗夢見以此欲粃糠堯舜而不自知其

爲粃糠也

侯生烈而智

或問田光侯生之死均無謂曰此皆有豪傑之氣第未析義爾仁賢舍生取義此流舍生任氣以故不同然既有此氣令得聞聖賢之教即志士仁人也豈可輕之然二人又各有辨田光可以辭燕丹可以不薦荊軻則可以無死侯生久受信陵厚遇既獻奇詭之策救解目前雖欲不死得乎符盜椎奮謀出何人魏王無奈信陵何

則侯生必有西市之行矣北向自刎義不受辱烈士之深算豈艸艸哉王維云意氣兼將身命酬七十老翁何所求知其烈未知其智也

孔明不必言悟

聖賢分量只于用處辨之何謂用言行是也看來學問到孟子孔明濂溪明道方無不動之物或疑孔明學未悟性高忠憲有言悟對迷而言也未嘗迷何必悟吾于孔明亦云

莽操擬古人

王莽擬周公一毫不似曹操擬周文王儘有似處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羣雄俱殄終不身禪以此自銘爲安漢公直至弒后屠完乃大敗裂爾反而似者羑里一釋紂不復能制文王蓋滿朝之人皆心服文王而非紂其失本心者數人乃肯助紂漢之末其存本心者皆欲扶漢正相反也是文王以德孚人使動其本心而操不過以術誘權制使人喪其本心也紂當時欲有加於文王不待文王之臣拒之紂之臣蓋必不從矣

故文之爲臣止於敬而紂無奈文王何曹操全失臣道而漢乃不能制操後世見之甚明其在當時則荀彧猶爲之所惑也操亦淺矣哉

司馬懿畏孔明

勝而不驕賢將能之轉敗爲功古不多見有恃其長勝一敗而亡國者夫差也恃其善戰一敗而自刭者項藉也恃其衆一敗而喪氣殞軀者符堅也三人者皆非眞英雄也能強而不能柔能銳而不能忍能勝而不能敗吾無責焉孔明

街亭之敗、斂兵而逝、不能轉勝形于呼吸、如李靖之輔孝恭破蕭銑、張綉之襲曹操、何耶、對壘者非銑倫、與懿之見畏已極、與秦欲破趙也、曰有洩武安君將者斬、將之威名太著、則敵愼而難襲、與謂武侯短于用奇、假令淮陰遇懿、奇亦安施。

景純爲命誤

郭景純純忠大節、皎如日星、惟多尚術數耳、其信命處亦謬、不信命處亦謬、日近婦女、或諫之、

笑曰吾所受有限惟恐用之不盡是知命爲導淫之助也故日信命亦謬明知緋衣小兒明知雙栢樹下明知日中則遇害之地遇害之人遇害之時早知巳定矣遇桓𢦏倫于溺而擲鉤大詫又何見之晩耶故曰不信命亦謬此無他知數而未知道也知天理之命必與道依知氣數之命或與道悖一以俟之一以衡之朱子曰數學到堯夫方歸到理上正謂知其然而盡我所當然也

學陶有法

聞淵明之風者淵夫潔躁夫閒閒潔是善學陶也若學其飲酒于陶何與又淵明有二事送錢二萬盡與酒家以巾漉酒還自着之因大節質行併成高致不礙其爲陶也豈以此成陶而不善觀古人者每每稱之使淵明生無大節死不蟬蛻此二事直世俗之不善治生不守德隅者耳今有人焉不孝不弟不信不敬獨于泉石魚鳥間時見悠然之態使果出肺腑其與春風詠

歸固自霄壤也寧云高致幽韻足參上流賞別耶

東坡譏梁昭明

儲君一念好尚是風俗邪正國運興替之本出於淫靡甚易出於靜正甚難何則所居之地然也昔在齊梁間天下風俗文章競趨艷冶無復綱紀禮義貞靜幽閒之致昭明太子超拔流俗敦尚風教曠慕淵明獨謂微瑕在閒情一賦其言極正大使得充此志以臨天下何至遍降爲

懶惰乎。東坡乃譏其小兒強作解事、設令坡老與昭明同時。爲之左右。見此序。不知從而將順之乎。遏抑之乎。遏其正見導以邪思則臣之賊也。若亦知邪正興替之原。必不爲此。則柰何稽古論文之際。輕爲詆訶乎。學無眞主。言不繇中。風流跳躍。厭鬧靜正。佻疾伊川、與此同類、高人狂疾、最可惜恨、少時見朱文公說、使蘇公作相、引秦黃輩滿朝、較安石呂蔡害事更猛、駭以爲何至於是、蓋安石所引功利喜事之人。東坡所

引詐浪浮華之子安石爲相使天下人喪其命東坡爲相將使天下人喪其心要之全人難得談天下者未必無益於天下在用之得宜觀東坡在當時自是好諫官好學士好郡牧但不可使之居輔弼耳安石亦然

著察在忠孝

吳艸廬詆武侯溫公爲不著不察豈所爲無忌憚者耶著察莫大於忠孝不知其生平所著察者何事以宋臣元其詆二子不亦宜乎楊

雄非詘屈原頗與相類第更多劇秦美新一篇
文

武侯大著大察

純任天資不加著察雖令天資至高所行必有
差處觀郭汾陽王可見矣諸葛武侯一生無過
舉正其靜中學力但天資最上自幼未嘗涉昏
迷嗜慾一分即用功處亦不消十分堅苦故身
繇著察之道口不爲著察之言而後人因疑其
未得列於聞道見性之流則惑矣試思大舜精

察文王不識不知是一是二蓋就其洞達微奥無纖芥糢糊則謂之精察就其明白自然如有目者逍遥大路不煩顧盼擬度則謂之不識不知總乎悟者無悟可言悟之極也學者隨處體認正是著察工夫但在上哲身上此四字亦難着孔明雖未必舜文之倫然觀其終身無過日處戰場仍如高臥隆中胸無一事是何等地位而反謂其不從體認得來則直與舜文生安列矣夫知道者心與道一而必時時提醒曰此道

也不猶二耶大抵武侯品致與周元公相似彼無元公之圖書此無武侯之勳業時不同耳學者不於著察上又起葛藤方可尚友諸葛

朱文公最重忠義

忠義二字至朱文公始大著孔子雖有求生害仁之戒然仁比干亦仁微箕仁孤竹又仁管仲同異低昂之間淺學者莫測其微權而顧藉口明哲也楊子雲恬淡湥沉須有道者然大節已奪餘不足觀程子謂其出處之際難言猶有爲

賢者諱之意文公獨反積案表章汨羅嚴誅投閣至抉其反離騷之心事在訕前哲以自文則彼著書立言皆有可誅之心然後天下萬世知失節忘君者雖平生高致絕倫詞章莫得而葢也或疑文公註釋楚辭逐末已甚嗟乎豈知屈楊一案固援千秋以感慨當代激揚後禩乎

東林自有定質

歲甲子東林諸名士相繼膺禍乙丑舉南宮者或相謂曰吾輩以壬戌進不可一字附和諸君

以今日進不可一字排擯諸君或服其高論學以問某某曰是巨擘之言也然諸君瑕瑜不相掩自有定質不因向非不因今是但起見於身之榮進歲之蚤暮則吾是非之本心秋毫不能主耶故趨舍當決於神明不當決於時勢果能炎涼而涼炎未爲知道也況心口之相應亦不易哉

魏忠節有膽

魏忠節何如曰雖有成心其膽甚壯莫能恐以

禍害人臣若此可與任事矣吾見其遠也寢食不變常度若夫誦讀橫襟每言視死如歸及有家難驚怖不能餐嗚呼患難死生之際固浮氣虛論之所必竆哉

信不信皆病

有醫士善治病遇某士惡人也信之專而療速某士善人也疑信半而療遲醫於其疑信半者慍焉某謂曰使其也能信其爲善更强使其也能疑其爲惡猶緩故善人不能信公是其病也

惡人能信公亦其病也

明瑲淺淺意象

凡人學問最淺則易矜稍深則漸歉有某生者、以地理選日行頗有慧資而空疎妄誕其於地理惟見人子須知一書耳叩以他經皆茫然於選擇乃考訂十八家書每日吾相地雖曾廖未能過選日則尚須究心及考其實凡爲人扦地無不失龍失穴先公初葬曾爲所誤至選葬期及各事頗安妥有小驗乃知其堪輿茫無頭腦

故敢爲大言而選擇已經究心自覺未能貫穿故有負歉語學然後知不足小技猶然可以學道之士而沾沾焉存自喜之氣乎凡人臨事處所明必兢兢詳愼處所不明必艸艸忽畧嘗見數堪輿熟穴數醫士察脉用藥皆然聽言者聽其自誇則知其所全未聽其歉然不足則知其所稍淺此亦與人乍相晤而畧得梗概之一法也

豎物光長橫物光短眠燦於庭光不盈丈立而耀物不啻十倍百物心橫惟人心直是謂秀而最靈萬理含照焉嬰兒始生竟日橫妥纔及三月橫之不受骨力未盈巳欲伸其戴天履地之性矣眠中或起妟想披衣起坐豁然退聽百日嬰兒不喜倒身是故大人心官常立

膽出于仁

仁人有膽其素若怯遇艱危必決膽在肝中者也肝膽皆仁氣而肝爲將軍之官物莫勇于春

木人心莫勇于好生不仁之人春木之氣蚤虧退縮必矣叛臣降將死氣滿身志士仁人生氣滿天地

華夷同天殊地

天氣流轉不定華夏得此天夷狄亦得此天譬如更換迭受故氣之所至皆生人生物地形不動華夏長處華夏之地夷狄長處夷狄之地則人生性情迥若薰蕕矣地形大段分別旣爾卽一方一境豈無吉凶之殊古聖人相宅卜兆誠

明于天地之故也隨寓而安擇善而處何嘗相悖

安親不可避嫌

親生求悅其志雖竭力不爲奢死而求善地以安之使無土中諸患至情自不能已避求福之嫌委之適然此正名根何名信道

捨然後省

凡事須割捨方得簡省然須心氣常清遇事沓來孰緩孰急宜行宜止方能分辨若心緒煩亂

非但理不及且是省不來

夢皆因想

夢有因有非因竆之莫非因有想有非想竆之莫非想

夢與事循環

禍福將至而夢兆之然或因夢以貽禍魏元丕夢登白臺受桑道秀之謟訶而丕以憂死梁武夢諸州以地來歸以語朱异及侯景納土其日適與夢符後卒餓死於景之叛丕之死道秀死

之也梁武之饑昇饑之也令不告二人二人安得窺其欲進誑語以階禍亂乎書生素畏鬼獨寢一室夢鬼登床怖而語僕僕乘間置土其枕上書生益大怖得疾幾殆是皆因夢而貽禍者也亢丕之覬覦生於夢梁武之夢生於覬覦二人之循環也書生之夢生於怖其怖而病也復生於夢一人之循環也是故晝無妄思不作恍惚顛倒之夢者正士也有如未免勿以告人增脩以消其應息念以化其續

怠生忌

人方自怠見賢者則必忌之形吾短也一旦猛奮又有不肖者從旁而忌之於是漸欲親向之所忌唯終身不奮則忌人者終身不已鶴鹿常嘲於鴉鼠林蟬砌蚓致誚於北海之鯤鵬鴉鼠終不爲鶴鹿者也蟬蚓終不爲鯤鵬者也好勝者忌心淺暴棄者忌心深

志惡因無志

立志是提起主意必應屬於爲善緣何世間有

立志爲惡之人此不繇提起而得反繇放倒而得放倒既久爲習染捆縛定嚮慾上不占一分便宜即過意不去却似亦成了箇爲惡之志其實只是無志

凡似聖

凡常與聖似有聖人之言有聖人之行有聖人之心當其誠於爲善與聖何異顧不似時多爾若一生言行念慮無與聖人同者遠禽獸不遠矣然見幾人哉故曰人皆可聖

習能晦生身之人

少而寄育者長則親其所育之家即告之以所自生彼信之矣而積年恩意不接欲其轉疎爲親非旦夕能也耳目習溺則天性難明生身之人生生之理皆有溺而晦之者矣以乍明破久溺不易其人

知人反自害

操欲威遠選季珪自代已而悔季珪容度反不如已之足以威遠人遂殺虜使操之標狡猾賊

一至於此凡知人者上以立功下以遠害虜使輕洩其識反以自戕不如不知之愈也君子內省無所不至此雖虜人可以借鑒矣故觀人以不知爲患既已知之有時不可言

明哲全歸

明哲保身仲山甫存之以事君中庸存之以行道蓋不能保身或至桎梏而死皆不知避之故也不學故不知道聖賢一身道學之主百世所宗自應全受全歸是故知幾其神又不與致命

遂志殺身成仁同論

孔孟講說

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是如何講法孟子直發揮出來有個詳說有個反說詳即如今人辯論反則是體認天理躬行亦反說也默識亦反說也古人辯論爲恐體認或誤故須辯之今人雖反說到至精至微處只是說話然則且莫講學先體貼孔孟講說二字

講學爲何

講學總是爲脩德地徑脩不講恐有毫釐之差但聖人講學是誨人意多吾人講學是自考意多以講學爲諱者固是叛聖之徒不量時世而必以講學鳴亦須反求諸己我果欲自討明白稽諸古訓驗諸身心正諸一二有道有何欠缺如此不惟消末俗之忌亦淡合遯世之宜況同志相摩淑人之功未嘗不隱隱自在較諸建壇立盟反致禁挫者爲益多矣

危微

理欲竝發於人心。飢食渴飲非其一端乎。知味得正斯理矣。苟而失正或醉飽逾量斯私欲矣。一事一念莫不有利善介於其間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爲人心則已失已亡豈直危而已哉。道心即人心之得其正者與不正止爭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辨也。故曰惟微。

中禮非僅步趨

相地者曰吾彷彿形局足令遺骸安穩已矣。何

必深究陰陽遠竆山川之性情支榦豈知陰陽不明山川性情支榦不見正不足以穩遺骸醫者曰吾考閱成方足令病人蘇困苦已矣何必悟五運通臟腑察百藥之變化豈知不洞天人不察藥性正不足以蘇病人行習自好者曰吾矩步繩趨毋涉非禮足矣何必遡繼善闡一貫原始反終豈知不識性體不合萬象不通始終正不能使規矩準繩之必中故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盛德猶未足以當之而必極

其至然則禮也者豈步步趨趨之所能中哉

未發自慊

感未來是未發感已過又是未發息息與大化融合無間所謂不可須臾離者此也故高子謂悟門無過未發身心相得是自慊便天下各得其所亦止是自慊事事從不曾向外尋求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此也愚謂脩持無過自慊

脩悟

學問自掃除嗜慾而外更無別事非謂澹然澄

淸遂一無所事事也皆慾既爾消鎔自然思慮精微義理充實人倫日用到處妥當漸久漸熟便上達天德所以修可爲悟不可爲謹言敏行修也動念或乖隨時提醒亦止是修息存瞬養培於未發亦止是修惟思慮所通忽有入微之處是近於悟矣然猶是識解未可云悟悟非常然貫通不足以當之學者當積修待悟不可求悟忘修然則畢竟有求悟之法否曰無事時息其思慮有事時愼其思慮此即求悟之法

路貢發聖人之蘊

顏子發聖人之蘊其次莫若子路子貢老安少懷為願聞發此莫說只是事功聖人以天下為一身生平精神全副吐露在此學者從此處認取無我方得箇着實下學上達為何為莫知發方信帝懷明德只在言行慥慥之中指點工夫莫眞於此時行物生為何述發方識桂花滿山有臭者個個聞香拈示本體莫顯於此

聖學只在安百姓

適衛之日百姓在目前念遂及於富教言志之日百姓不在目前念亦及於安信懷無分覩與不覩剌剌與民生爲一體所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餘外更無一事方是聖學眞血脉

周孔芥蔕

于人世多所趨避此世俗之有我于人世一無芥蔕此高士之有我堯舜猶病周孔日夜棲皇無我之大聖固獨存此芥蔕于人間因識陋巷中鼓琴而嘆與曾點堯夫意思隱然有間

不朽惟仁

朽對生言若以留名爲不朽廿一史及百家子集所載不知幾千幾萬人今世活人心裏記得幾個生人既不記憶臥名簡籍亦同朽腐耳須是前人之精神意思常在今世千千萬萬活人心裡流動充滿方是生方是不朽其間大小又殊或思慕於士林或感激於氓庶或止在一方一國或緜閱史書使人擊節旁皇或不待緜閱自然淪肌浹髓各隨前人分量所感後世有亂

雖後世仁人救實亦藉往昔仁人救後世有治雖後世仁人開實亦藉往昔仁人開念至此豈但奔走嗜慾供百年之形骸者爲大愚卽自好立名思作千秋好漢亦甚浮而不切矣生者何故思慕逝者此是今日之仁然則逝者何故感動生者只是當年之仁我也人也死也生也古也今也道也名也原來惟一

多能不可學

古聖人多才多藝周公而後惟仲尼然關於人

事則不知不足爲聖人如路死柴來商羊修雨具是也不關於人事不知不失爲聖人商瞿五男萍實覇楚是也多本不可學也設欲學之以益物爲主從來稱博物前知者在孔子時有子產在晉有張茂先子產行之以惠心故幾於君子茂先未免好智則於道彌遠而不足以救時

堯舜伊

帝典克明峻德之下繼云以親九族師錫虞舜將巽帝位止云克諧以孝故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從此處看出伊尹撻市予辜本與堯舜猶病同意身居相位道宜然也何謂非聖之時觀其云躬克左右惟厥以懌咸有一德氣象辭意彷彿擔當意者孔子易地更益渾融故曰聖之任者也從此處看出煞畢竟非淸和可班故西山栁下監玩難掩庶功告歸無獎可提

充惻隱之心

日隨處方便日濟人利物日萬物得所日萬世永賴自目前以及無窮愈推則愈大要之一惻

隱之心耳○其別處在充不充○

學道在濟人

有種學人錯認道字、謂道乃不涉事物者、于身不篤倫常○于世遂不重拯濟○見有伸人冤抑、扶人疾困救人飢寒、則曰此皆着迹道所賤也、噫是道之賊也、彼自喜清虛其實隱藏淄垢○自居沉寂其實反落浮游○且也長俗夫之鄙吝○斷發生之慈祥○口孽孰深焉○切切濟人○此念直從天生○廣生來此而非道○何者爲道○遯世[illegible]

生易學最淺淺于易者宜若脫離事物然因張夢澤有同善會心最樂之徵而行之于毘陵忠憲高子又徵而行之于無錫彼皆默識先天之人敦崇實事如此大抵人抱善心必得善業而惕不肯脩善業還是未嘗懷善心耳豈有空空好道而冰冷于天地之間僧家合放生會人者甚多一點善心猶賢乎已第救人之功尤勝救物士君子自行同善會聽浮屠自行放生會合之適成仁民愛物之理矣然同胞專念吾與輕

惻隱仍貴慈悲舍家法戢彼後塵智乎仁乎

王政惜物命

文王養老之政七十食肉民家得食肉者幾何人人生得食肉者幾何時展少壯之孝成風俗之儉亦以養寡殺之仁矣自王政不行食肉無度戕殺物命日慘日繁大悲之教乘極而興凡有人心不能不動惜助王綱大端居此矣曰然則后王君公列鼎而食亦非義歟曰勞心者治人爲其育物理物之功多既有功於天地間則

享天地之所生亦不為過若謂處尊優者宜然斯昧義之甚者也人生得衣裘帛日飲酒食肉長念吾何功於天地

勸人為善

與人言皆勸之為善於所親勸之意在所親也利衆則善歸之矣於所疎勸之意在衆也彼為善衆乃利矣勸善一也其所以達之者異義異而仁同

庸德勝言

常行得平平好事來。已是高品。常說到超超玄箸處不過名言。

天人不二

或問天人是一、緣何人可欺、天不可欺、天人是二、聰明明威、曷嘗有二。處曰、人有所蔽故受欺、此與天二也。無形骸無嗜慾則人安得而欺之、故至人卽天也、且如楊子雲爲人、不惟欺過當世且欺過後世、自朱文公指爲莽大夫、而自宋今皆知其不忠、若非人心原有此忠君之靈

性安得一點破後人人不疑則雖受欺蒙蔽之
人亦與天一也

微旺迹衰

金石剛堅其初生只滴水又其初只是微茫之
氣凡物到啚得渣滓處精液已少氣益少如種
子變爲萌芽萌芽變成樹木樹木燒成炭炭然
爲火火過爲灰至灰則精氣全亾而渣滓猶在
三才之理微而愈旺迹則愈衰凡人作事趨其
旺者不趨其衰者君子爲學務其微者不務其

迹者。

各隨所見

俗人隨見皆俗。文人隨見皆文。學人隨見皆學。魚鶴竹石古文圖書皆以爲吾所貯之賄也。孰非俗也。絮泥溲渤與麈尾金玉齊入詩料借助談資。孰非文也。市井角論蟲吟蛛網皆有條理節奏經緯焉。入耳目而通心志。可以脩身。可以治人。孰非學也。

太極主不測

堯之宗廟子孫得大舜爲之安頓舜之宗廟子孫得大禹爲之安頓當年有一點私心傳位朱均饗保不可期矣堯舜是太極其配合是兩儀所產育便如磨中出粉粗細方圓一歸不測堯舜惟存得太極心腸故能爲不測之主聖人稱大德所以說到保世傳家上只要指敎人存心大公着不得算計要之大德中自無失算大抵有退着無進步耳當退而退孰非自然

無極無善

無善與無極亦何殊曰同爾第立言有弊不弊周子云太極本無極也陽明不云性善本無善也聯言無極而太極之義明直言無善而性善之義隱闢無極者悟太極闢無善者掃性善立言之際微乎危乎

毫釐千里

大舜言惟精夫子又申之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是說根株處譬如發矢不正則矢至處所失必多若據矢所至襯之差尺則尺差寸則寸

爾何謂根株發念處是也根株之得失大事小事皆有之發念微分而究竟有千里之異非專爲窮理致知言也

常人有從容中道處

道理平平常常現現成成只被嗜慾意見隔斷所以理會不來體貼不出聖人從來不萌嗜慾不起意見浹洽純熟不勉不思自然不差所謂中與得只是不差耳其所得與所中亦只現成平常之理若謂道理固高奇玄妙而聖人以聰

明之極獨能中之得之豈其然哉吾人日用間坦懷應物亦有自然不差處此便是一事之不勉而中一義之不思而得聖人則事事義義如此而已

能舍爲量

不斬利世俗之量也不與物較君子之量也舍已從人聖人之量也量本是一容字推其根乃是一舍字粗之舍貨財精之舍意氣益精之而自舍其功能

賢人以下無橫逆

橫逆有大小度其將太甚則遜而避之事久漸平度幾消滅其厲氣度其不至於太甚則順而受之受之後既發舒之後亦當悔生若橫大而挺身往受恐有意外之辱橫小而反覆相抗將滋長而無已時此皆試驗之事臨機應接之良法也古人云諳鍊鍊然後諳俗諺云經一失長一智非多歷世變不知非因失留心亦不知然橫逆二字不可輕看前此須消盡惡機之感若有一

毫感召即爲自取直是當然豈名橫逆試看目前感應作一事到足色爭當便人人愜意出一語到十分的確便個個點頭爲人到得顏曾方說得橫逆賢人以下無橫逆凡爲善而致人猜忌來人輕哄畢竟自家有差

內自省爲非禮設

人惟一心從外而感惟有見聞從我而出惟有言行言行發揮此心者也故曰君子之樞機所以動天地也樞機在心動天地以心也言行自

主我自慎之而已見聞即言行之出於人者嘗其非禮或有不能不視聽之時則奈何至人念之我弗能也常人恨之我弗爲也恨人非所以治已也故又設內自省之一法豈直非自壁之景更爲他山之資

審問

善鳴不易善叩亦難聖人說審問之問所貴全在一審漢明帝問東平王居家何事最樂王言爲善最樂惜當時欠却一問所爲何善則王必

更有對矣學者聽言全要會此一轉如聞人說一善事必問其意思如何做法如何聞稱一善人必問其心何所注質何所近才何所宜此之謂審加此一審有三益焉一得彼人之真二得稱之者之識三可返觀於已若茲然聽過則善事在人我後來遇着機緣苦無下手善人在耳我後日與之相過不知所以用之豈非寶山空回

樂與敬近

有天理之樂有世情之樂此言非也世情適意時安得謂之樂故樂字獨不入七情之中大抵樂與敬俱無可形容合二者意味却最相近敬無念可執惺兮虛明樂無事可指廓兮浩蕩但敬初時是工夫熟後是本體樂則直是本體

憂勤惕勵

朱子說諸聖存幾希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晏安怠惰齊古遵俗只是憂勤鄉人鄙夫只是晏安民安物阜只因憂勤綱解紐弛

只因晏安非第此也士子習舉業者一火鑄就亦爲憂勤斷續不了亦爲晏安非第此也四民溫飽免罪亦在憂勤破家喪身亦在晏安此八字徹上徹下自舜禹達於塗人自帝王達於氓庶

三才各有易

易只是變化意要以須臾無息者爲是三才各有易在天地則氣爲易象形不可謂易形不變不化象雖變化而遲在人則心爲易形色氣質

不可謂易。形色不變不化。氣質雖變化而遲。

異端出於易

異端邪術、皆出於易、何謂也、曰他經一事一理。語皆指實。影借難施。易教潔淨。只緣虛虛活活寫個道理。其中無所不包。括到處引得去。所以禪門借証空無。玄門借參鉛汞。其失之甚也。爲彼家、且以導慾、且以害人、而一切兵法地理、醫卜星相、無不托説焉、其中固有此端。而偏用之者。因以賊道也。譬諸仁之中。原有兼愛墨翟之。

即至於無父義之中原有爲我楊執之即至於無君讀易不愼則用易不端愼之如何正其志而已矣正其志如何學中學變化舉歸之人倫言行而已矣

二氏反求諸己

三教本截然殊科至用力成功有一必同之處求己不求人是也作佛惟在明心成仙惟在煉氣心豈人可代明氣豈人可代煉所以釋氏以參悟爲直指玄門以調息爲入手總只自用工

夫第使各守其正各定於一聽從自了妨世幾何自其教漸久雜說繁興釋有拜誦裝建之擾玄有爐火採取之失莫非着迹槩涉有為在二氏亦斥之為外道為彼家二氏固已外已彼矣外而更外彼而更彼於是壞心術困民生有更僕難數之害且問天下癡迷男子無論以形迹邀冥福理所必無即如目前有大還丹數顆還須葛翁旌陽工夫已到服之上升凡夫競吞必將燒灼臟腑生煩發狂投水而死是乃自速朽

滅安望驂鸞駕鶴耶昔者　高皇稔二教之難遽除設僧錄司眞人府以統之姑令就彼道中各歸於一而無如後之居司府者溺其旨也竊謂宗伯當代治之宗伯掌邦教銷異端未能尊異端不可援合異端尤不可莫若使之各塞旁蹊各循本始是則於理最勝於勢易行可服二氏之心又可醒佩服二氏者之見實異端不得不同之竅也希賢希聖惟在反求諸身成佛成仙決非求人可致第揭明此一語豈非二氏

大宗師

心曰正不曰虛

心無邪也纔說邪正便是意本當云欲虛其心者先誠其意聖人不曰虛曰正纔說性便非性性本無可言聖人不曰無曰善老子直曰虛其心矣陽明直曰無善矣必欲直截指點却有多少病痛惟聖人渾融言之更無破綻見道同而立教異以其為天下後世之心有遠近疏密也

志是而教妄

老氏之學近於譎不足以亂道今之仙學近於私不足以亂教其亂正者莫如佛氏度盡衆生之願與萬物得所之志相似空諸色相之說與克己毋我之義相似而大謬有四曰棄人倫也平等善惡也自尊而忘本也多假設而無實用也我循自然彼拗本然天地君親師爲五大至彼而獨知有我舉五大而咸倍之我以可見者紀綱人物彼以不可詰者籠罩世界天地位萬物育唐虞成周實見其事此吾聖人之道也道

而不足以治世尚得爲道乎無秋毫可效之功能而曰吾法能度盡衆生妄耶眞耶

實無無念時

夫子言善然云寂不動感遂通無感之時寂即善也有感之時所通是善也陽明先生言無善然云實無無念時念於善耶念於無耶雖其所謂念與淺學之念不同即此良知即此戒愼恐懼然與無無字終欠乳入

轉語多反生病

只消除私欲變化習氣此是爲人實工夫消除變化又在應事接物上驗若只心中懸想口裏高談看得從心所欲寂然不動猶似第二義轉語得意處却似竿頭無窮一到言動私欲習氣諸病俱發只爲少眞實體驗處空門誤人從悅其轉語之高而不知多下一轉之反滋病痛也不于中庸恰好上每添一轉不成禪理不留此一轉聽與禪家不顯中庸

無分別是也

或言分別者意也非道也曰子欲無分別耳能無分別乎與子論道則應與子論俗則默道是而俗非也開口有分別也令吾與子坐樓上令子從梯而下則從懸絙而下則否從梯是從絙非也舉足有分別也分別者物物之自然也因其自然雖時時分別而無或作分別意焉我亦一自然也現處分別之中而必欲去分別此去分別之意乃作意也謂作意者道乎自然者道乎晉人謂仲尼貴仁義老莊明自然天下孰有

自然于仁義者而欲離仁義以爲自然吾見齊物論者之先陷于不齊也然三字椽固以同得之當時釋教不昌故獨明孔老之同然則統合三教之機已兆于晉季不待今日之邪說也

是非無往不存

俗人計姸媸輕重利鈍得喪之跡聖賢則分是非異端併是非而掃之如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不計姸媸也然使德性不良才不相配亦奚之乎此就不計姸媸之中分是非者也執事

處徹與人必忠不計輕重也然事之緩者必罷
而不行人之不肖者必疎而弗近此就不計輕
重之中分是非者也楚項襄之于秦宋之于金
皆不共戴天事之可以苟安拒之必召其怒決
以大義猶將拒之不計利鈍也然來而死守可
矣不顧其力憤兵徂征速廟社于喪亾毒生民
于塗炭又得爲宜乎此就不計利鈍之中分是
非者也三仕三巳喜慍泯然下下中上聽人銓
注不計得喪也然今忝職修事三褫盤帶夷然

恣恤亦將托于寵辱不驚耶此就不計得喪之中分是非者也是非之無往不存如此故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而奈何欲掃而空之掃空是非亦止口說待人行事實不如此蓋異端自是權教不特禍福諸說是權即眞空平等諸義莫非權習其教者顧不悟耳試思善惡既等天堂地獄設又何用將云道自如此法自如彼則是兩兩相反反道而行豈復成法使法得反之而行豈復成道

先覺有不覺之時

先覺與釋氏所謂他心通同異如何曰先覺如明鏡長懸任物之來他心通如手握明鏡尋物來照特億之巧妙者耳且詐與不信固有不當覺之時如象僞喜舜便真喜設使他心通豈不立刻照破其僞縱使照破不言亦所以待他人非所以待弟謂覺弟之欺者是耶謂不覺弟之欺者是耶至誠故中庸般若必奇特

禪家作用近覇

四凶少正卯堯舜孔子何嘗廢誅罰然行之以德雖誅罰亦是篤恭亦無聲臭他人德未及此止是聲色化民無其德而欲廢刑賞則梁武帝唐代宗之崇尚空門自速危亡而已佛學莫淺于達摩玄學莫妙于希夷希夷不肯用世雖非老子初旨實後世仙宗之正傳也達摩若使用世其作為必大異于梁武然極其力量不過如王猛之治秦大抵禪學淺者無用用之適以毒天下深者有用然其用太切近霸而不近王曲

誘顓蒙近于驩虞機鋒犀利近于捷取必世則彼所不欲俾俾則彼所不能

因果輪廻

闢佛者闢因果、因果與感應相似豈可曰無信佛者信輪廻、輪廻不盡非只是說得太板

跳躍非自得

曾用苦功之人雖既有得後或時時手舞足蹈其沉潛意思常在若一味跳躍止是浮淺決非有得之人學道方術無不如此

大人徵明

過于我者我則奉之不如我者我則陵之此流俗汚世情態不足掛齒過于我者我則傲之不如我者我故下之此魏其侯灌夫意氣高亦不過田于方未成學問傲之誠謂其大于我也下之誠謂我大于彼也不知所大者何事勢分足以定人之小大耶性分又可自恃其大耶亦曰居恒無敢慢臨事觀是非而已矣若夫所執雖是不妨退讓此又克己之功隨時酌宜者但不

必豫立退讓之意老氏以屈與爲微明惟多此意耳任理自然明豈不愈微其明益微其人益大。

眞學問眞聰明

學問之士易靠古人不靠古人是實學問聰明之君易立意見不立意見是眞聰明

無才只因不學

孟公綽是任質之人不加學問若學則人人皆可充廣其才何不能任事者

人品學問分合

見羅李氏云人品自人品學問自學問二語開闔之間似欠穩當有品之人未識學問自是質美致然若既知學則不言品而品在其中矣乃亦離而言之將所謂學問者身心乎知解辯說而已乎

明道于數隨悟隨除

真知數之人知其轉變不得只是循理真循理之人直循理而已矣併此數不必知明道先生

說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將邵子數十年靜專所得一朝悟之毫不費力數日後有人復問則先生已忘之矣真見人生只須循理知數與不知數看何分別費此間心所以善悟還未見其省力善忘方見其真省力處

命字聯天不聯天

四子言命凡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即數矣天命之謂性理也居易俟命大德受命即數矣五十而知

天命理也賜不受命道之行廢繇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即數矣孟子言立命正命又皆是數言理總欲人循言數總欲人聽

記命不記命

撿身空慾畧放鬆便記得命字了自提起主意挪管着命榮枯得喪畧馳慕便忘却命字了眞信得命過一齊放開

陰陽不專配君子小人

有大人不可無小人以事之有君子不可有小

人以雅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猶言陽吉陰凶大都云爾有陽不可無陰有君子可有小人乎陰陽之比陽領陰陰不統陽也陰與陽本相濟謂如君子野人相成可謂如君子小人相反不可機事欲密君子有陰强暴無忌小人有陽陽有惡陰有善也可以陰陽定善惡乎强陽之小人如天地之亢陽陰險之小人如伏陰皆氣中之戾氣可專以陰屬乎錢宗伯曰小人强暴乃陰中之厲氣豈陽也哉余猛省初見之誤蓋君

于委蛇總歸濟物陽既偏陰專言陽而義正兼之小人亢新總歸害物陰既不統陽專言陰而仁育去之矣君子得陰之遜無陰之慘不患遺於陰也小人似陽之猛發無陽之委和不得參於陽也不相駁幾不得其中故窮理雖至於愚而尤資問辯

陰類感召

小人女謁閹寺異教皆足以感召夷狄參之古今無不驗而四者又循環膠結而不可解也洛

有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曰此地其爲戎乎禮先亡矣其後陸渾之戎遷焉晉人蔑禮教崇虛無五胡乘之特暢其蔑禮之意耳小人如劉總杜鴻漸之徒不知君親惟誦經飯僧以求贖罪婦寺弄權毒亂天下尤尚佛法戎虜嗜殺往往頭數珠而手白刃臭味一也故四者皆夷狄之類而異教又爲三者之根株三者熾有智之士莫肯入其教中異教熾則智慧自喜之人望而趨焉世風之所趨治亂之關也趨何急亂何先

君子必前知之知而居下救以空言知而居上救以行事有權不救更爲推波殘踰居創矣

臣致君聯

欺罔詿誤之事反出于君子發覺駁正之名反收于小人于是雖有英明之后眩惑生焉矣致主心之聯繇我心之有未盡也是故君子立朝奉職必誠必慎

政因愚賤

爲政之道無過因民非以權與愚賤也得乎丘

民而為天子天子亦惟民天視自我民視天亦惟民而況臣之事君以承天者乎

漢武好大

大宛西南夷皆未嘗虐劉吾民也聞有珍貨奇馬而鋒鏑其民以爭之馬重而民輕乎匈奴自漢高以來數為邊患誅之可矣窮誅之則過爾孝武之意皆出于好大而其事又分

取與一義

與之道起于人取之道起于我戒心遠行則朱

薛之金可受無處則于齊不可受取此物到我處來便須看我子華既爲弟子又承師遣又朋友代陳儘似可與只因富便不繼付此物到彼處去便須看彼然則道二耶義外耶曰自酌者在我酌人者亦在我奚其二自酌則安在我心酌彼所安則安亦在我心奚其外

多財益過

富家子孫儘有深藏若虛生平朴嗇者多財益過未盡然乎曰財貨本爲流通使之積于無用

亦過也驕侈之過顯禍其身朽蠹之過陰損于衆

孺慕非兒女情態

赤子之心不可見稍有知則愛父母非發見之最眞處乎萬物皆備皆備于此大人不失不失乎此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惟此慕與他慕絶異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所謂兒女情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喜而不忘惡而號泣是孺子之慕所繇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少而欣

欣外交不戀其親世俗必以爲高爽近道之器夫父母之慕蚤衰固道之棄也而以爲近道與

童蒙貴少見聞

耳目富不如心緒清養童蒙者但使一切玩好游戲絶于見聞其爲無益之益當無窮也多見人多聽議論恐益其枝葉損其本根

幾亭外書卷二終